



雙城記

何冀平

一間房裏的戲

本來是9月26日離開北京，有人告訴我，北京人藝有個戲很好看，是培訓班學員演的，為了看戲，我推遲了回港的飛機。

《酒店軼事》在首都劇場4樓演出，這是首都劇場的小劇場，只能容下300多人，舞台也小。小劇場在外國早就有了，在我們中國卻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事。沒有小劇場，近距離看戲只有在排練場，每部戲演出前都要連排、綵排，規模和演出一樣，連排沒有布景服裝燈光化妝，觀眾是內部人士，有審查的意思。曹禺先生做院長的時候，就喜歡看連排，與演員只有幾米的間隔，看得十分真切，而演員最緊張的不是演出而是連排，離得太近，又都是業界行家，什麼毛病都難逃法眼。自從有了小劇場，人人都可以看「連排」了。

《酒店軼事》是北京人藝表演培訓班的結業作品，演員培訓班一直在辦但水平不一，沒想到這一屆這麼出色。這部改編的外國戲，共3幕，都發生在酒店的一個房間。第一幕和第三幕是一個故事。一對就要散夥的夫妻，妻子渴望挽回丈夫，但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丈夫都要逃離，是一段無法挽回的痛苦婚姻。第三幕講述的是第一幕中的夫妻20年前結婚當天的

事，把自己反鎖在酒店房洗手間的新娘，不肯出來行婚禮，這一幕的一對夫妻是新娘的父母，他們想盡方法說服勸導女兒出來結婚，展示父母之間、父母和女兒之間的矛盾，新娘最後衝破內心的阻礙出來了，這才發現，這新娘原來是第一幕的中年妻子。這個結局使人產生許多聯想，婚姻，誰能料到會是個什麼光景？第二幕設置在20年後的戲比較多，放在20年前的少，這是改編者的聰明之處。第二幕的故事是獨立的，講兩位功成名就的作家拯救一個絕望的年輕人，人性的善良，自我的救贖，喜劇笑料緩解了另兩幕中的困境。

《酒店軼事》來自兩個劇本，美國《大酒店套房》和法國《一個絕望的人》，利用一個場景，將兩部作品融合在一起，保留了原作的核心精神，又加進時代元素，借用同一個場景的結構，講述3個故事，互有牽連。

7個年輕演員的出色表演令我驚喜，婚姻戲一向沉悶老套，他們不時衝破樊籬，帶領觀眾走出人物內心，好看風趣又突出人物性格。這要歸功於導演，年輕的導演朱少鵬讓人刮目相看。戲完之後，藝術指導唐燁邀請我去後台，說都在等我，我不認識他們，他們認識我，有的還演過我的戲，我很激動，只說：「恭賀北京人藝後繼有人！」



此山中

鄧達智

「先到海角」范俊奇

「先到海角」4字只是范俊奇(Fabian Fom)新書繁體字版本《天涯太遠，先到海角》的一半，用作本文標題，表示自己未看畢所有故事，先從情感上最熟悉的「一角」着手。

他新書的簡體字版本取名《一字走天涯》，另加幾篇繁體字版本沒編入的文章，11月底到吉隆坡吃年底彭亨州(貓山王榴槤的故鄉)「細造榴槤」時，一併搜回來。遊走南美洲厄瓜多爾初期，范俊奇已經將書本寄到我香港老家，數天前經西班牙回來看着歡喜，也就隨便拍個照，只在社交平台多謝一聲了事。非常忙碌了幾天，再飛美洲，這次回去探親，北面加拿大；就從我們相識相交開始的點滴落墨，不求天涯，先觀海角。

范俊奇曾經是大馬3本女性時尚及一本男性時尚雜誌總編輯，南洋著名華文作者；我們的友誼始自時尚，在下被邀參加吉隆坡時裝周(Fashion Show)活動，作為編輯，他來訪問，《睡袋男人鄧達智，一層布蕩千層訊息》刊在雜誌1996年4月號，我們認識始於同年年初，夠久遠咯。再出現在他的文章為1997年5月，仍為回歸前(真是歷史文物)；這次題為《長年騰空遊，最愛飛機餐》，副題《名牌媽媽：楊禮雲》，雖然文章內容以先母為主，「裙帶」關係，文章不單止提到我的名字，還拍攝媽媽的照片附帶幾張在下陪襯……某程度上，從數量小山小海留下來的報刊雜誌(無奈放棄，扔掉的

份額比留下來的，肯定多上好幾倍)，搜出上面兩篇稿子不大可能，有幸媽媽仙遊後，未敢隨便將她的遺物扔掉，老人家的房間才百多二百平方呎，搜出雜物之多夠開一間小淘寶店！

除了夾雜在舊衣裳裏的現金及少量「金銀珠寶」，還有她珍藏一部分有關我的媒體報道剪報，珍而重之牛皮紙袋包好，夾雜着Fabian當年為我、為我媽落筆的文章。兩篇舊稿，跟《天涯太遠，先到海角》有啥關係？有……好幾年前，在下外遊他方，自Fabian社交平台甫文獲悉他來過香港，更曾走訪吾鄉元朗；懊惱拍腿，怎不提前聯絡讓我做個東道主？外遊匆匆，自己何嘗不留些Mc Time，安靜感受陌生地方？

香港予人感覺，從來是「天涯海角」後半部：彈丸之地，海角一隅！

年代久遠，吾鄉元朗，都無謂數到唐宋；就講明、清，已經夠遠，夠山皆見！老朋友來過，更不講他最擅長最優秀寫人物故事以外的「遊記」第一章，就講「海角」香港；第三篇故事《香港沒有好萊塢》寫了他首次經歷，匆匆路過我們老家元朗及天水圍(天水圍啊，就是我們家族沒看重，鹹淡水交界，種不出元朗名物絲苗米的鹹田，上世紀初售予美洲歸僑，台山趙氏的大片水連天，天連水)。

沒記錄他「元朗朋友」的名字，卻數出筆者農曆新年期間，請客的祠堂盆菜宴傳統及其它種種；念起母親，記得范俊奇為她落墨，將母親認知遙遠的南洋拼貼海角香港及小片天水圍、元朗！



馬來西亞健筆范俊奇新書《天涯太遠，先到海角》以心歷訴諸遊記。 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離鄉別井的我

上星期跟你們回味舊有的「啟德機場」於我們的經歷，其實當時興建啟德機場「一三跑道」、「三一跑道」耗資近1億元，而經過幾十年後，香港赤鱗角國際機場就耗資1,500億元興建，在1998年7月6日正式啟用。

話說當年「啟德機場」在1958年9月12日新跑道的開幕儀式非常特別，主禮嘉賓乘坐直升機抵達現場，並用機頭衝向彩帶剪綵。另外主禮嘉賓更在開幕儀式上面說：「香港一向以優良海港著名，未來也肯定會以一個大膽創新的機場而聞名於世，當然經過這幾十年香港人努力為自己的地方奮鬥，其實是香港每一個人的功勞。」

「啟德機場」在很多人心目中代表一個時代，當時機場大廈是單幢式，如果你還記得，有些戶外地方可供休息，就是天台旅客大廈的頂層，擺設好像露天茶座，在鐵絲網外望過去就是停機坪。

當年我到加拿大求學，就是從「啟德機場」出發，那一次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乘搭飛機。還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尾，自己一個人離鄉別井，全家人及祖母，到機場送機，當時除了依依不捨及哭成淚人之外，還記得因為帶了很多行李，去到機場的時候發現過重，還要母親拿出幾百元給我購買多一件行李，這些事情到今天還記得。除此之外，當我去到加拿大的時候，我弟弟告訴我：「你知不知道父親看着你拿着行李上飛機的畫面，他忍不住流下眼淚。因為父親一向是一個很內斂的人，很少會將自己的情緒擺在臉上。我就知道，就算他沒有跟我說什麼，相信他當時內心也非常捨不得自己的兒子一個人要去到這麼遠的地方獨立生活。」

在那個年代，尤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早期，最常見到機場很多悲歡離合場面，無論送機或是接機，當時不流行旅行，大多是只身走天涯，送機的都是老老幼幼，說實話，這是生離，不是死別，大家都傷心。

但我們還是要放眼未來，當我們今天再去機場的時候，這個1998年7月6日啟用的機場，不知不覺已經成為世界上其中一個設備完善及大獲好評的機場。



百家廊

若荷

秋來紅棗滿枝頭

當地人喜食紅棗，每年這個時候，文人雅士聚首，皆以棗為墨，揮灑詩篇，字裏行間洋溢著對生活無限的熱愛。秋至，紅棗初綻，一句「秋來紅棗滿枝頭」，宛如醇酒，醉人心扉。時光在此刻變得格外溫柔。紅棗，不僅是大自然的饋贈，更成為文人心目中那抹靈感的火花。

大棗作為「五果」之一，自古以來便有「鐵桿莊稼」、「木本糧食」的美譽。《黃帝內經》有云：「五穀為養，五果為助」，足見棗在人們飲食中的重要性。七千多年前，黃河流域的先民們便已懂得採集棗果為食，而漢代時，大棗更成為養生佳品，常常與長生不老、神仙之境緊密相連。在《戰國策》與《韓非子》中，棗的經濟價值與社會功能被生動記載。蘇秦言棗栗之利可養民，韓非子述秦民以棗栗度饑荒，皆彰顯了棗在古代社會中的重要地位。而《本草綱目》等醫書，更是詳細闡述了棗的醫藥價值，稱其能「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胃，平胃氣」，久服可輕身延年。

回望我國古代詩詞的璀璨星河，描寫紅棗的作品字字珠璣，意境深遠。李頎筆下的「四月南風大麥黃，棗花未落桐陰長」，張耒所繪的「棗徑瓜畦經雨涼，白衫烏帽野人裝」，皆讓人彷彿置身於棗香四溢的田園之中。而蘇軾以《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棗花》，繪就了一幅

初夏鄉村的風情畫，輕描淡寫間，棗花紛飛，轆車聲聲，將一派生機勃勃的田園風光躍然紙上。在王安石筆下，棗被譽為「美果良木」，其「余甘入鄰家，尚得饑婦逐」之句，將棗的美味與誘惑展現得淋漓盡致。文人墨客對棗的偏愛，賦予了它無盡的浪漫與詩意。

在我的記憶深處，祖屋的院外便挺立著一棵棗樹。每年，棗子成熟，祖父便會將其打落下來，小心翼翼地撿到籃中。他總是精心挑選出好的棗子，曬乾後儲存起來，而那些稍次一些的，才會賜予我們這些小孩子。曬棗時，祖母會在院門口鋪上一塊蓆子，將棗子均勻地攤在上面。一邊攤著，一邊神色嚴肅卻又滿含慈愛地警告家裏的孩子們，一毫一釐都不許觸碰。祖母的警告猶如一道深刻的印記，至今仍牢牢地刻在我的心間，成為我最為溫暖的回憶之一。

偶爾，祖母還會精心挑選出一些漂亮的棗子用來製作棗棗，那是我年少時光中為最耀眼的記憶片段。她仔細地選取完好無損的鮮棗，將其晾至微微皺縮，而後用一把笨拙的棗棗，在高濃度的酒水中蘸一下，再把它們一顆顆密封進罐子裏，幾日過後，一壇瀰漫著酒香的棗棗便做成了。那紅艷艷的色澤，如同一簇簇燃燒的火焰，璀璨奪目；那甜滋滋的味道，彷彿一縷縷醉人的春

風，令人回味無窮。時至今日，那醇棗的香氣依然在記憶中縈繞，久久不散。

據說，這棵棗樹是祖父年輕的時候種下的，祖父將它當成家裏的一分子，對它格外愛護，肥水給得充足，棗樹長得格外粗壯，結的棗子個頭也大，吃起來脆甜脆甜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個春天，祖父因病去世，這時有人發現，那棵棗樹竟然枝葉枯萎，還沒等到秋天就死去了，這棵棗樹死去的時候，枝頭上還掛著尚沒成熟的棗子。

山東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有著悠久的棗樹種植歷史。山東人生孩子娶媳婦，都離不開大紅棗。那廣闊無垠的棗林，彷彿一片綠色的海洋，每到夏天，滿山的棗花綻放，猶如繁星點點，散發著淡雅的芬芳，似在訴說著歲月的故事。各地大棗培植基地，更是讓人心生嚮往。

大棗於我而言，已不僅僅是一種食物，它是一種情感的寄託，承載著我對故鄉的眷戀，對親人的思念；它是一種文化的傳承，見證了歲月的變遷、歷史的沉澱；它更是一種歲月的沉香，在時光的長河中散發著獨特的韻味。在秋風漸起的季節裏，大棗如同一位溫婉的女子，邁著輕盈的步子，輕輕、悄悄地走進我的心田，那溫柔的氣息，那甜蜜的味道，讓人沉醉其中，難以自拔。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楊雲濤舞動羲之筆

今年8月中在文化中心看香港舞蹈團合家歡詩舞劇場《鬚鬚爺爺之詩遊記2.0》時，在場外瞥見《快雪時晴》——王羲之書法隨想海報，我下意識地想到22年前在同一地點看台灣雲門舞集的《行草》，腦中更浮現舞台上反覆出現大大的「永」——這是同時包含了點、橫、豎、勾、折、撇、捺7個筆畫的字，也是學書法者必須寫的字。

中場休息時巧遇舞蹈總監楊雲濤，問他有林懷民在先，他這齣書舞跨界作品會有什麼新花招？他不置可否，只說「看看吧」。同樣是借助書聖王羲之之筆墨，但跟雲門舞員以現代舞姿來體現名家字裏行間揮灑時運氣的留痕及墨意不同，楊雲濤的舞者們也揮舞著黑色絲綢長袖，猶如書聖的墨跡在舞台上起舞，但更多的是透過王羲之書畫的字帖，來呈現這位晉朝書法家的創作心路。

整場演出分「氣象」、「墨象」和「心象」三幕。7位凝聚起來的舞者以猶如太極般的動作體現書法家提筆潑墨前的靜默心境，並透過張弛有度的舞姿來表現創作過程中所感受的氣韻流動。舞員的軀體也隨著首舞的流動而緩緩移動，慢慢散開，構成了首幕的「聚散」一節，拉開了演出的序幕。

書法是講究線條的藝術，它與武術中的太極有著共同之處：都講究氣的運用，而舞蹈和武術的共同之處則是都注重造型之美，三者融和就構成了一齣有氣、有型、有藝的演出，不像傳統舞蹈般蹦蹦跳跳、婀娜多姿般「養眼」，卻讓你用心去感受當中的氣韻之力，形藝之美，進而感受書法家在書寫不同字帖時的心情、心境，包括對聚散、別離的無奈，以及創作過程中的孤獨感。

不過，隨着一場快雪，天氣轉晴，書法家的鬱悶心情也隨着向友人表達問候之意的一帖《快雪時晴》而舒緩，灰暗的布景漸漸多了點顏色，多媒體藝術也令舞台上的靜物「動」了起來，閃閃發光，以特邀嘉賓演出的小提琴家姚珏拉著琴弦走上舞台，一場融合了舞蹈、書畫、武術、音樂、多媒體，乃至時裝設計的藝術形式，既是向王羲之致敬之作，也是舞蹈家楊雲濤這些年在中華傳統文化探索路上的又一次嘗試。

據說，舞團早在6年前已展開「中國舞蹈與武術交互研究計劃」，要求舞員通過學習武術的型、法、藝來豐富表達方式。所以，團方特別安排有關舞者學習太極，以身體感受氣的流動。透過這些氣流，楊雲濤把沉睡千年的王羲之舞了起來。



細說星光 叢仁

《七夜雪》李沁

這檔期國劇，似乎是《錦繡安寧》張晚意、任敏火拼李沁(見圖)、曾舜晞領銜《七夜雪》的對決局面，兩套劇仍在播放中，暫時應以《錦繡安寧》的點擊數較強，但我還是選擇先看了《七夜雪》，可能是因為希望看李沁吧！

劇本根據滄月創作的同名小說改編，講述了鼎劍閣閣主霍展白為兄弟之子求藥，結識了藥師谷谷主薛紫夜(李沁飾)，由各存執念劍拔弩張，到成為惺惺相惜的知己，卻因各自背負的責任而沒有一個美滿結局。

坊間評論都說《七夜雪》輸了給《錦繡安寧》，但輸的不是演員、拍攝手法及導演功力，而是因為劇本改編沒有忠於原著，令觀眾看的時候一直覺得很多犯駁的內容，這些都是由於大家有看過原著時，受到先入為主的觀念影響，對劇情產生了不滿。近年國劇的劇本，大部分都是購買一些成功的小說IP作為劇本改編，目的當然是希望贏取原著Fans的捧場，當沒法討好原著粉絲時，就會出現負面的影響了。

據理解，大家不太喜歡把原著小說中的「秋水音」戲份無故增加，雖然秋水音是「霍展白」心中的白月光，但全文幾

乎都是側寫，而且提起的段落也不多，而《七夜雪》劇版播出後，「秋水音」的戲份不但變多，還影響關鍵劇情，這點我是非常同意的，也因為她在佔用回來的戲份，還常抱着一個道具嬰兒，這就更惹觀眾反感，為了增加新人曝光機會，增加配角戲份的做法，往往會引起網民的反響。

演「秋水音」的邵羽潔，也只出道了很短時間，2022年尾才因主演都市勵志劇《向風而行》而引起關注，這次的古裝俠劇《七夜雪》算是較多戲份的一次。回說劇集男主角曾舜晞，2019年《倚天屠龍記》、2020年《使徒行者3》他也有份參演，所以香港觀眾對他也不會太過陌生。

有彈有讚，劇中人物的造型是值得讚賞，這是看古裝劇的一種基本要求，試想如果王鶴棣沒有魔尊的冷酷扮相，能瞬間走紅嗎？藥師谷谷主薛紫夜，就是能教人動容的那種冷艷讓人難忘。在古裝劇當道的市場，沒法子不看古裝，但在這科技世界、先進的手法拍攝效果下，古裝取鏡都選擇虛擬畫面，始終有點假，加上打白的人臉，那就更覺不自然。



演藝蝶影 小蝶

角色和演員同樣令人動容

上星期在此欄略述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先生的生平與貢獻。單看文字，這位英雄的事跡已經令我十分敬佩，而我在觀看了以他為男主人翁的舞台劇後，更加感受到他對祖國的大愛。

此劇名為《馬蘭花開——英雄大愛》，是由清華大學師生策劃創作的劇作，2013年在北京首演，之後十餘年在內地巡迴演出百多場。去年，《馬蘭花開》在香港理工大學上演。今年10月，《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主辦粵語版，《馬蘭花開》再次在理工大學的舞台上以粵語與香港觀眾見面。

在《馬蘭花開》中，鄧稼先的故事始自他稚齡，至他於62歲在北京逝世落幕。除了童年至青年階段之外，大學生至老年的鄧稼先都是由秦啟維飾演。我看此劇固然是想對這位英雄有更多了解，捧秦啟維的場亦是另一重要因素。

對，秦啟維正是亞洲電視兒童節目

《機靈加油站》的維維哥哥，亦是《愛·回家之開心速遞》的細力。大家習慣在熒幕上見到他主持節目和演戲，較少在舞台上看見他的蹤影。不過，大家不需要懷疑他的演戲水平，因為他是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表演系的畢業生，是King Sir(鍾景輝)的高足，亦是一位被很多其他演藝工作耽誤了演出舞台劇的優秀演員。

這次我很高興欣賞到維維獨挑大樑，飾演《馬蘭花開》男主角的戲。自第二場開始，他一直是全劇的靈魂人物。對於任何一位專業演員來說，這是一項很大的挑戰。一來，全劇長至兩三小時，男主角差不多每場戲都出現，可以想像他要記下多少台詞，付出多少體力和專注力；二來，維維雖然是科班出身，仍需花上很多時間適應大舞台的演出；三來，他要在兩個多小時內由20歲演至60多歲，是一個高級演技考試。還有，除了他之外，全部都是業餘演員，有些更

是初踏台板。要一名專業演員與一班業餘戲劇愛好者合演一齣超過兩個半小時的戲，殊不容易。

雖然維維面對那麼多困難，我仍對他很有信心，因為我知道他非常認真看待這項演出，而且十分勤力。他接到劇本後不久已經把台詞背下，然後不斷鑽研劇本和自己的角色，花上4個月的時間為鄧稼先一角做好準備，以最專業的態度演好角色。從他在台上感人的演出和謝幕時觀眾衷心報以的熱烈掌聲，維維應該教「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和導演深慶得人，找到一位有心有力、有熱誠、有演技的演員當男主角，令他們的製作綻放光芒。

想着多月來經歷不少困難，終獲得主辦機構、劇界人士和觀眾的認同，維維忍着淚水對我說：「我沒有辜負King Sir的教導」。台下的維維與台上的鄧稼先同樣為了自己的信念而努力和堅持，亦同樣使我動容。